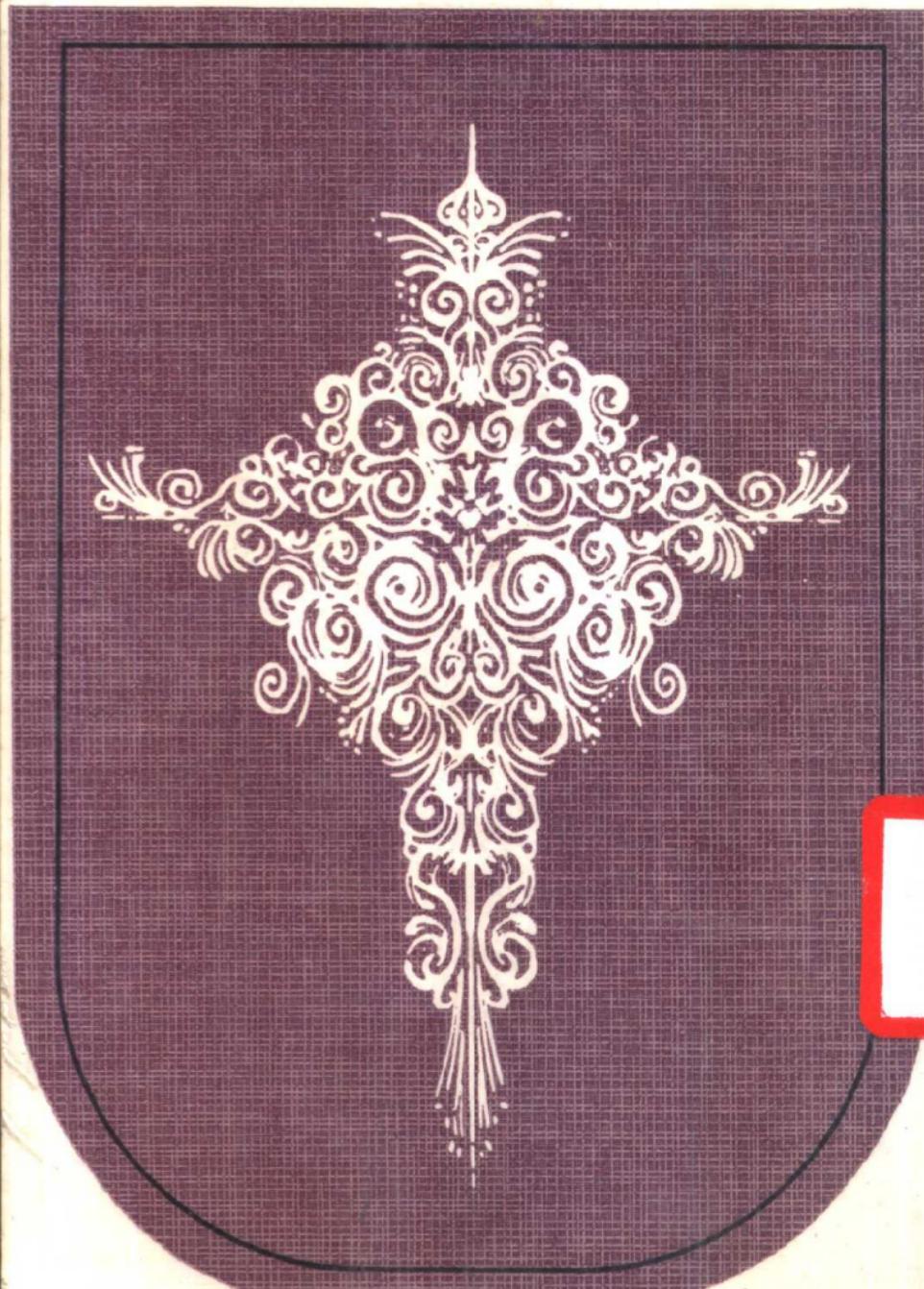


# 學哲明陽王

行印局書民三 / 著厚仁蔡 / 197 庫文民三



# 學哲明陽王

新編增補卷之三



蔡仁厚著

王陽明哲學

三民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  
二十二年二月修訂初版

◎ 王陽明哲學

基本定價壹元壹角壹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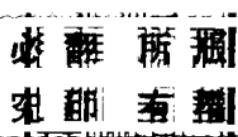
著作者

蔡仁振

厚強

印 刷 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

號〇〇二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局聞新院政行

## 三民文庫編刊序言

書是知識的匯集，知識是人人必備的，因而書是人人必讀的；我們出版界的責任，就是要提供好書，供應廣大的需要。不但在內容上要提高書的水準，同時在價格上也要適合一般的購買力，至於外觀求其精美，當然更是印刷進步的今日應該做到的。

知識是多方面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知識，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的知識，莫不為人所必需，推而至於山川人物的記載，個人經歷的回憶，也都包括在知識的範圍以內；這樣廣博知識的匯集，就是我們所要出版的三民文庫陸續提供的讀物。

在歐美日本等國，這種文庫形式的出版物，有悠久的歷史及豐富的收穫，人人愛讀，家家傳誦，極為我們所欣羨。近年來我國的出版界，在這方面亦已有良好的開始；我們願意站在共求文化進步的立場並肩努力，貢獻我們微薄的力量，參加裁種的行列。我們希望得到作家的支持，讀者的愛護，同業的協作。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雙十節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謹識

# 自序

王陽明從小就有志於做聖賢，他一生思想的發展，最能表徵一個人的人格學問成長的過程。

他少年時期的執着認真與躍動狂放，正顯示他性情的真摯與生命的不羈。而且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他三十七歲龍場悟道。他成學前的三變，是真變——異質的轉變；悟道後的三變，則是同質的發展，是同一系統的圓熟完成。我們可以這樣說，前三變，是他「自我發現」的過程；而後三變，則是他「自我完成」的過程。本書第一章所提供的，便是了解陽明思想由發展到完成的一條線索。

陽明講學的宗旨是「致良知」。但致良知不是一句言談，亦不是一種論說，而是真切的道德實踐工夫。而道德實踐的目的是「立己立人」「成己成物」，所以陽明的良知之學是成德之教，

是聖賢學問。這套學問源遠流長，而包涵的義理亦極為淵深宏博，發展到陽明的良知之學，更達於精微透徹的境地。明代中葉以後，王學風行天下，成為歷史上最顯赫的學派之一。但王門泰州派下轉出了所謂「狂禪」，接着明代又亡於異族，於是從顧炎武起，便對王學有了誤解與攻訐，清代的御用學者更視王學為異端。但歷史總是公正的，王學的光采畢竟掩蓋不住。如今，無論東西方的學者，對於陽明學的卓越性，都愈來愈加重視了。

不過，要真正了解陽明學（實則程朱陸王皆然）而作相應的表述，亦不是很容易的事。以西方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的學問，尤其難以相應。中國先哲講學，自有宗趣，自有義法，與西方學問的軌轍不盡相同。因此，本書不取時下流行的，將某家某人的思想學說，分列為什麼論什麼說的講法。那種講法，大體是以西方哲學的模式，來排比肢解中國的學問，是出主人奴的做法，而日本人似乎是始作俑者。中國人起而效之，無異西施效東施，是很不智的。論學當然貴會通。但必須彼此以學問的真本性真面貌站出來，以相磨相盪、相融相即，而後可。我們如果對中國學問不能有相應的了解與中肯的表述，如何能透顯它的真本性真面貌、以與西方哲學相會通？「道並行而不相悖」，但如對於中國學問的軌轍脈絡都弄不清楚，則我們將以什麼「道」來與別人「並行」？因此之故，我認為誠實負責地做了解的工作，仍然是當前學術界最為切要的事。先了解自己之何所是，再了解他人之何所是，然後，思想的脈絡纔能顯現，學問的標準纔能樹立。假如這

步工作做不到，則所謂「會通」，只是侈言而已。

自從滿清入主，文化慧命隨之而斬，中國學問的真義，已沈埋了三百年。民國以來，上承清代之餘勢，學風土品始終挺拔不起，既無軒昂超邁之象，又失敦篤樸厚之德。一般知識分子，大多求速成、走捷徑，而不知植根本。企高兩腳，意態飛揚，看似自視甚高，實則自待甚淺。結果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故成器者少。數十年中，雖賴三五賢哲孤明獨照，以抉隱發微，使中國學問的真本性真面貌漸次朗現，其奈知之者鮮而信從者少何！

近年承乏「宋明理學」一課，自度才識慧悟，未足上企先哲於萬一，因此，雖志存乎高遠，而心實歸於平正。我不欲羨時下學術界的各種風光熱鬧，亦不屑於今人爭欲自立一說的虛矜心理，我目前所致力的，只是對先哲之學作相應的疏解與表述。我希望在商量舊學之中，日漸涵養新知。我亦相信漸次磨勘，熟而生巧，將來總有孤明自發之時。若終未能，則是力有不及，亦無可悔。語云：「人之有善，若已有之。」爲學如果沒有服善之心，真理終將離我們而遠去。反之，一念貞誠，量力盡分，「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細大不捐，義無隱棄，真積力久，水到渠成，則儒聖先哲之學，終有光大發皇之日。

這本書，是我研究王陽明的一點成績。此外，對於北宋周、張、二程之學，南宋朱、陸之學以及湖湘學統，亦希望能繼續有所撰述。此書以疏解陽明之本義原義爲主，所以凡有所述，都是

## 王陽明哲學

四

根據陽明本有之義而作解說，即使是推進一步的闡釋，亦是就王學義理本有應有之義而作發明。我認為必須如此，纔能不失學問的義法，以免於歧出而失度。書中各章，有些曾發表過：第一章刊於香港新亞研究所「中國學人」第五期。第二章刊於「孔孟學報」二十八期。第六章最先寫成，編入中華學術院為紀念王陽明誕生五百周年而印行的「陽明學論文集」，現略作修訂編入本書。第七章刊於「哲學與文化」第五期。第八章刊於韓國「東洋文化」年刊。另外，附錄二曾刊於「華學月刊」，後又編入陽明學論文集第二輯，但此文有若干疏略欠當之處，現特予刪正，編入本書為附錄。

從事陽明學之研究，國內雖不乏其人，但數十年來關於陽明學的專著，除了業師牟先生二十年前出版的「王陽明致良知教」以外，似乎還沒有見到第二部。本書表述陽明之學，雖義有所承，而疏誤或所難免，尚祈邦人君子不吝教正。

蔡仁厚自序於華岡哲學系

六十三年八月

# 目 錄

## 自序

### 第一章 陽明思想的演變與發展 ······ 一

第一節 少年時期的企向 ······ 一

第二節 王學的前三變：異質的轉變 ······ 五

第三節 王學的後三變：同質的發展與完成 ······ 一二五

### 第二章 陽明學的基本義旨 ······ 一一一

第一節 良知之天理與感應	一一
第二節 致良知與逆覺體證	一六
第三節 格致誠正與心意知物	二九
第四節 「事」「物」兩指與成己成物	三五
<b>第三章 知行合一</b>	<b>四三</b>
第一節 知行合一說的宗旨	四三
第二節 學行合一與知行合一	四六
第三節 致良知中的知行合一	五二
<b>第四章 良知與知識</b>	<b>五八</b>
第一節 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	五九
第二節 良知之坎陷與統攝知識	六六
第三節 良知坎陷後之重現與圓成	七〇

第五章 良知與中和寂感 ..... 七七

    第一節 求未發之中與觀未發氣象 ..... 七七

    第二節 致中和與慎獨 ..... 八一

    第三節 良知之體用與中和寂感 ..... 八七

第六章 工夫指點的意義 ..... 一〇〇

    第一節 克己與爲己之心 ..... 一〇一

    第二節 靜坐與光景 ..... 一〇五

    第三節 居敬、窮理、盡性 ..... 一一〇

    第四節 集義、致良知 ..... 一一四

第七章 四句教與天泉證道 ..... 一二一

    第一節 天泉橋上一夕話 ..... 一二一

    第二節 四句教釋義 ..... 一二五

第三節 「四有」與「四無」之會通 ······ 一三一

第八章 心卽理的義蘊與境界 ······

第一節 心卽理（良知卽天理）的義蘊 ······ 一四二

第二節 良知現成、何思何慮 ······ 一四八

第三節 終日乾乾、對越在天 ······ 一五七

第九章 陽明的親民哲學及其事功 ······

一六九

第一節 與萬物爲一體 ······

一六九

第二節 明明德以親民 ······

一七三

第三節 親民哲學的實踐 ······ 建立事功

一七九

第十章 陽明的人格與風格 ······

一九六

第一節 以講學從事思想運動 ······

一九六

第二節 狂者胸次 ······

一〇一

第三節 敬畏與灑落 ..... 二〇七

第四節 詩境：寂樂交融 ..... 二一〇

附錄一：王陽明學行年表 ..... 二三五

附錄二：日本的陽明學及其特色 ..... 二三九

附錄三：本書作者著述目錄 ..... 二五八

# 第一章 陽明思想的演變與發展

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一生思想的演變與發展，最能表徵一個人的生命人格成長圓熟之過程。所以陽明思想發展的線索，亦就是他「自我發現」與「自我完成」的歷程。茲分三節，略作論述。

## 第一節 少年時期的企向

### 1. 靈光爆破

陽明從小就聰慧過人。年譜記載他十一歲時，跟着祖父竹軒翁到北京去，路過金山寺，竹軒翁和客人鄧景賦詩，正沈吟間，陽明在旁倒先做成了：

金山一點大如拳  
醉依妙高臺上月  
打破維揚水底天  
玉簫吹徹洞龍眠

客人見了他的詩，大為驚異。又出題叫他做蔽月山房詩，陽明隨口應道：

山近月遠覺月小  
便道此山大於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還見山小月更闊

這小孩不但才思非常敏捷，而他的胸襟眼界，更是超異常人。

到了北京，他父親很為他豪邁不羈的性行而擔憂，第二年便為他延請塾師，嚴加管教。但施教的內容也只是一些科舉時文之類；十二歲的陽明，便已對這些感到不耐了。有一天他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答道：「惟讀書登第耳。」但陽明卻不以為然，他說：

「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陽明覺得科舉登第，縱然像父親一樣中了狀元（陽明十歲時，其父龍山公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也是三年就有一個，這如何便是第一等事？在他小小的心靈裏，認為只有讀書學聖賢，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才是天地間第一等事，才算第一等人。他一下子靈光爆破，透顯出了他對聖賢學問與聖賢人格的企向，這當然是很不平凡的。

若說一個小孩何以有這麼高遠的企向？除了陽明自己那不平凡的生命之外，實因希聖希賢，

本是古人講學的普遍意識——學，所以學做人；做人，則必以聖賢爲法。而超凡入聖，根本不是科第功名的事，而是宗教家所謂「重生」的事。人不重生，便永遠只是個凡夫俗子，縱然出將入相，也仍然算不得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可惜這個普遍的意識，在現代的教育裏已經若有若無了。現代的教育，實在只是知識技能的教育，在一般知識分子的意識裏，只是看重那科名學位之「人爵」，而不知「修其天爵」。因此，教者與受教者，都似乎欠缺「脫胎換骨，超凡入聖」的自覺與要求，更沒有希聖希賢的器識與志概。須知「志念高則品高，志念低則品低」。大家兩眼只望着那科名學位，心裏只想着那科名學位，那是不可能有真學問真人品的。沒有真人品真學問，又那裏能做出真事業來？陸象山的白鹿洞書院講義，指出當時的士子自開始讀書便落於利祿之途，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他的話說得朱子動心出汗，在座的人甚至有感激流涕的。但如果象山是在今日的學校禮堂裏，對着黑壓壓一大堆的人說那些話，恐怕大家都會是「無動於衷」的吧！孟子說：「今茅塞子之心矣。」什麼時候能把阻塞在我們心靈中的那把茅草拔出來，我們也就能「茅塞洞開」「靈光透顯」，而企向乎聖賢了。

不過，陽明說那句話，亦只是他那不平凡的生命，一下子靈光爆破；在當時，他實在還沒有立定「必爲聖賢」之志，因爲他畢竟年歲很小，他那豪邁不羈的性格，也還不能使他自己落實下來走聖賢的路，要進入聖賢學問的門徑，還有着一長段崎嶇多歧的路要他經歷哩。